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贊曰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摠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右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一首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注云

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因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

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

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餘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

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

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

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羣士慕響異人並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漢書曰桑弘羊衛青

奮於奴僕日殫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

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磾以父不

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尚書

馬肥好上拜為馬監

高宗愛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孟子曰傳說舉

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

牛角而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

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

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質直則汲黯卜式漢書曰下式言郡

國不便益鐵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賦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
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今又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則東方朔枚皋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
笑類俳倡以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
故得嫁驥以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
歷數則唐都落下闕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七唐都邑郡
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
同縣燕隆薦閔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曆侍中辭不受風
俗通曰姓有落闕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
下漢有落闕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
都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張騫
尉見西將帥則衛青霍去病漢書曰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
征賦

日碑漢書

子君行周公之事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

光並受遺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

莫及孝宣

承統纂脩洪業國語曰蔡公謀父曰亦講論六

藝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

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

又曰梁丘賀

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

類安樂俱事

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

始為諫議大夫

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

充國魏相

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

軍又曰杜延年

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

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

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

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王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

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八皆

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

右扶風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超嚮

之斷獄大減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

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

張已見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西征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于令升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

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侯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故古之有天下者

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亦復故古之有天下者

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

之時乎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准鴻黃

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

世及以一民也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

禮記曰大人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謝

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

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

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

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

平天而高光爭伐定功業也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除

應平人高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

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為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

定為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

文選卷四十九

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時之義

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

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

徵也故敬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豈人

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一首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

奏記於朱雋曰將軍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

屢中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遂服輿軫驅馳三

世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

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

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漢書穆王

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

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

大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即郭頌世語

曰初荆州刺史裴潛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

宣王由此為宣王所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于寶晉

知歷充豫州刺史內夷曹爽外襲王陵于寶晉紀曰高

城大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

為遼東大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

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內夷曹爽外襲王陵于寶晉紀曰高

征淵斬淵傳首洛陽祖與曹爽俱受

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求寧宮廢爽兄弟以侯

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

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而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

飲藥而死京都神略獨斷征伐四克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

伐四克征維御羣后大權在已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屢

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相

謂入其城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于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

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

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

謀百姓與能大玄豐亂內欽誕寇外于寶晉紀曰中書令

象已見上文李豐推大常夏侯玄

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

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二族又曰揚州刺史文

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

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守大將軍諸葛誕貳于

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

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

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

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間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三關電掃

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

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與觀請壘門范

掃天符人事於是信矣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始當非常

之禮終受備物之錫于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

典備物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正位居體重言慎法

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尊下安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語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故民諫惟新四海悅勸

矣毛詩曰周維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聿修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腹心不同公卿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將軍羊祜來朝上疏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車不踰時剋可必也上納

之而不亦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晉紀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勸

之杜預亦上疏先納羊祜之謀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左

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

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

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介馬而役不二時江湘來同

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於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

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

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

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書曰賈捐之曰堯

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不歸義其象賦曰八荒協弓萬國諧

文車同軌書禮記曰八荒協弓萬國諧

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

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詩曰芟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

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詩曰芟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

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詩曰芟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

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詩曰芟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

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詩曰芟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

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

獨親其親不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

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

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崔禹曰

乾世可知言喻遠也楊駿被誅母后廢黜駿遷太后揚氏于求寧宮策廢為

庶人居於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

于寶晉紀曰太祖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

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璠張華以二公

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

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

而闕伯實沈之卻歲構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左氏

闕伯季實沈居廣澤不相能日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

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尹民共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

之號而有免官之誣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末康二年禪位

上皇改金墉曰末安宮中書令繆播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莊子曰施不及三

左氏傳卜偃曰民朝為伊周夕為桀跖王天下大駭矣下

不見德唯戮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王天下大駭矣下

有盜跖上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

禮記孔子曰昔者

堯舜而天下無

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

漢書崔禹曰

楊駿被誅母后廢黜駿遷太后揚氏于求寧宮策廢為

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

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

闕伯季實沈居廣澤不相能日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

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尹民共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

之號而有免官之誣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末康二年禪位

上皇改金墉曰末安宮中書令繆播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莊子曰施不及三

左氏傳卜偃曰民朝為伊周夕為桀跖王天下大駭矣下

不見德唯戮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王天下大駭矣下

有盜跖上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

武聞告登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

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

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

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網解紐案實案實而定

名名實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

相為情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

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干寶晉惠紀

柱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

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楊州楊州刺

史蘇降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于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

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

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

城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

疏曰上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

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何故

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

兵都尉王彌者青川之散吏也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蓋

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

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曾子曰烏合

相後必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

揭竿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

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

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將相侯王

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劉曜入京都

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

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盛

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夫天下大

器也羣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

陳風劉問曰民如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

六畜在牧養者耳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

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堵畜器大者不

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

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

王制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

謂浚已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

乎杜預曰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

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

淵者龍魚之居也國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善於禮毛詩序曰君

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

以喻之後漢書曰示之以好惡而靈審示禍福求明察以官

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

慈惠之師禮記曰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鷓冠子所謂人悅

樂行而人向方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君子

其教而安其俗鮮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君子

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

其人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廉恥見上注禮記

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論語子張

設於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

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

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基廣則難傾根深則

難拔夫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理節則不亂膠

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

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

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

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

也子禮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

可量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

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又曰實穎實粟即

有郇胎家室成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

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郇之豳身服厥勞故其

詩曰乃裹糒糧于橐詁于囊大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囊

逐不忍關其民裹糧食陟則在嚳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

大雅文也毛萇曰嚳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以至子大

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大

幽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故其

交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拔策而去故其

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

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周民然而思之曰仁人

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詩傳曰古公處岐人侵

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如歸

山邑於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

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宣父止於岐

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每勞來小而安集之毛詩

成邑二年成都三年王倍其初而安集之序曰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

而能勞來安集之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尉心安也人心定乃

乃時耕其田畝者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毛詩曰維此

鄭玄曰時耕曰宣

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

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

大也鄭玄曰載始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

也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

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故其詩曰惟此文王

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

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

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

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

毛詩行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

葦序文而四教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

法度莫大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

於四教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其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

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

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

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故曰文武自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

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

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

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

侯皆曰帝紂可伐武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

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讚文王

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講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

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

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猶著大武之容曰未遠矣

也論語孔子曰謂武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也盡美矣未盡善也田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

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闕

始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文質已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向書

見上文聖後聖其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

以爲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

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

思庸於亳魏志曰齊王芳字子蘭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

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

惟予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生以復是明辟

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景文是其創基立本異於

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

二之老則有二心之武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

老爲宗而黜六經干寶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談者

以虛薄爲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

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劉謙晉紀應瞻表

術清儉爲群俗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

籍曰以容放爲夷達王隱晉書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也節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荀得祿而已公羊傳曰

君子大當官者以望空公爲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瞻表

署空顯以合衡之量尋曰延以日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署空顯以合衡之量尋曰延以日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署空顯以合衡之量尋曰延以日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以虛談之名議虛談也 于寶晉紀云言君上之 劉頌屢言治道傳咸

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于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

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浩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

法理者名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

王日具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 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候

反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

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而秉鈞當軸之士

身兼官以十數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大極

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

機密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

子率多因資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

次而進之喻汗辱也晉諸公讚曰到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孫卿子曰

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子貞著崇讓而莫之省于寶晉紀

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

未與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

用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

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 其婦女莊櫛

織紵女金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句未嘗知女工絲枲晉里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曰

年不出執麻象治絲繭織結組紉周易曰在中先時而昏
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

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

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稱夫

之毋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

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父

而以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真

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曰貞順婦人

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

序曰后妃又當輔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

佐君子求賢審官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春秋曰若積大如火斯

畜而離其薪煖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

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

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弛之所由于寶晉紀曰既籍宏逸

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師尹之多僻于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

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在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

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荅不讓于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

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于寶晉紀御史

成此具錦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

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

郡置馮翊平陽帝弗曉

邪于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

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相靈雖不及古賢猶克

已為治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於官塋

下賈官錢入私門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

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却大

鼎于宋臧哀伯諫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

官之失德寵賂彰也中庸論語曰中

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

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

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辛有

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

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

乎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自馮陵之役使其

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危氏之禍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

哭者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也見西征賦

一也

下民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

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

避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執搗懷帝承亂之後

得位羈於疆臣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廝

其虛名穎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許天

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

與其間必有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

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

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望氣者又云豫章有

天子氣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詩

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

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如

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

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適為愍懷

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

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

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

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

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

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曰徽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

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問相攻問敗縛至上前又此

左右斬之河間王顥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

連戰敗走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于寶晉惠紀曰詔豫

遂誅之帝崩太弟即位崩謚曰孝劉向之識云滅亡之後有少如

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

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于寶晉懷紀曰關

太子本吳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為

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

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

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

也王非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

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已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

毛詩曰上帝臨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

宋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

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

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

嘗不章韋昭曰溥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

體天正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

客女御序干主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

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嘗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

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

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

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

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

警立正九妃又增以三九二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

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

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放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

之禮職掌內治之貳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以詔在治內政也貳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其法古者后記其人必有文史彤管

珮之響列文也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

公使和焉也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軒

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鞞非敢

文選卷四十九

十九

文選卷四十九

十九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

體天正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

客女御序干主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辨其

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嘗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

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

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

二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周人上法帝

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各帥其屬而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

之禮職掌內治之貳女史彤管記功書過變貽戎彤管毛

以認右治內夫人必有文史彤管居有保阿之訓勤有環

珮之響列文也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

公使和焉也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軒

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鞞非敢

玉環也佩玉大有環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

色毛詩序曰不關雖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所以能述宣陰化

脩成內則陰教幸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

雍險謁不行者也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成肅雍之

私謁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列女傳

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末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王失禮而晏朝

章周室微諸侯以東徙維邑齊栢有知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

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

萬歲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

以薦蓋於公亦有寵也太子雍至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

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

厲孝公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為夫人卜之不吉筮欲以驪姬

奔宋公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為夫人卜之不吉筮欲以驪姬

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

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

地墳與夫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

奔諸城自終於五子作亂豕嗣遺屯豕嗣晉太子也爰遠

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

而黃裳論亂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

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

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

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

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

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書傳曰釐理高祖惟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

也力之切

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汚穢淫

亂男女亡刑者不曰汚穢曰惟薄不脩漢書孝文實皇后

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相

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

注曰衽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

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

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

光武中興鄧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六宮稱號唯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

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等民

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

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

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永淑哲應劭風俗通

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如系有法相者載入後

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發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

閩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閩內言不出於

閩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淳漢書注曰甲改正

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序曰魯桓公故孝者以下漸用色授范曄

防閑未篤不能防閑文姜恩隆好合遂忘清蠹自古雖主

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也烜丁達切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

割重器重器神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

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羊氏號宣太

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漢仍其謬知患莫改

唯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

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

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塲帝崩鄧太后與兄篤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元顯立齊北惠

王子比鄉侯懿又曰栢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老父長解瀆亭侯栢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栢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辨即位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繼於圜犴岸之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

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繼之中非其罪也

也毛詩曰溼滅連踵傾軛繼路繼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宜狂宜獄溼滅連踵傾軛繼路繼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

貨繼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路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樓終於陵夷大運淪亡

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

神寶

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命言大運一終也

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吉人有言牝雞之晨

惟家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

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

西京外戚云爾

私恩謂栢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然咸能感會風

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大史稱為佐命

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議者多非光武不以

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申

揚肇謀曰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

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栢

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

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如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

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降自秦漢世咨以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

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

符食穎陰至丞相又曰樊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

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

右商王毛萇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

繼信越終見茲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自茲以降

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抱關之怨禮記曰夫人世朝有世及之私下多

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曰懷其寶而

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故光武鑒前事

懷道而死者眾天下莫知

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雖冠

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

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

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

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

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

以刑民免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

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

何者繩以法則傷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

恩私以親則違憲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

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不得其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言

即道戮相仍故云未遠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

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其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

韋昭曰重為母故高秩厚禮允谷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

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誣中傷者尤多建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

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

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即顯上疏昔

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儀南陽多顯鄭興

又成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

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

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

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

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穎河南人

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夫崇恩偏授易啓

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

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漢書

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

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顯宗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

明帝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帝字頽鄉穎川人封山桑侯

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

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

世祖即位以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

茂為大傳云爾
宦者傳論一首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官人此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文

宦者四星在帝座傍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

之禁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之門於外內為中寺侍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

內人及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禮記文也鄭

內鄭玄曰正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鄭

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門詩之小雅亦

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

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又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

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

諸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

於楚晉左氏傳曰呂卻畏偪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勃請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虺原杜預曰勃

鞮披也史記以勃提為獲貂上初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

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

與處則交不見則思然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

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又曰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

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

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今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

可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

使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

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青媯左氏傳曰楚客

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

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

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

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

書朱穆曰案漢故事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及高后稱制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

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

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

淳曰奢人也曰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

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

房卧之内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漢書曰

錯婦人之間宦者則趙談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

北宮伯子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

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

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

事所摠號令攸發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

胡廣曰機密之事

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其後弘恭

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

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

刑人由是大興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目殺堪廢錮不得

復進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

後漢

稱制

曰

如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揚和帝初實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自明帝以後迄乎延

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鄭鄉侯

平范曄後漢書曰委用漸大而其官數稍增中常侍至有

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

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皇后紀論朝臣國議無由

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手

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

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求巷官皆取其其後孫程定

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栢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雅卿

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

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

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

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

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

又曰曹騰遷中常侍相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秩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

南人唐衡穎川人相帝呼超館大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

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之五人遂定其議帝超等出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

俗謂之五日封故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

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

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

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

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

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陳琳璆曰所愛光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

宮闈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劔閉焉法言曰或問豈

子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首以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

物刃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

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贊曰嬙媛侍兒歌

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

音墻漢書曰初爰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

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

氏傳晏子謂齊侯曰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

高臺深池樓鐘舞女衣綺繡狗馬被績器刑伎倖傳曰董賢起大第皆剝割萌黎

競恣奢欲構害明皇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

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

腐刑必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

薰合之齊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徒有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山居曰樓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劉駒駭與李子堅書曰下

讒言緣起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尚

曰孛則起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

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

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相子新論曰居家循理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

士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蹀怨協羣英之勢力周書

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

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秉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驥趙忠

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後漢

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而書曰袁紹勸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驥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然以暴易亂亦何云

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

弱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公鼎魏武曹操也龜

文昏弱謂柄帝也

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

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尸

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

范蔚宗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避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

求利是又大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辭是以堯稱則

其大也天而不屈穎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

屬天下於夫子許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

由遂之穎水之陽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自

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

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

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或靜已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

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其槩或垢穢時俗以動

發其清槩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上然悴江海之上莊子曰

猶操也下讓其友比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

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

人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北山園顧謂左右故蒙耻之賓屢

點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蹈海之

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

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語論

之入雖死不相為者教胃然也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

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然然而蟬蛻稅颯埃之中

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

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荀卿有言

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

道義重則輕王公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義

憤甚矣東觀漢記曰相榮温恭有蘊藉是時裂冠毀冕相

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

縣伯辭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

百姓莫不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

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宋哀曰慕取也鴻高

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越國語

之害今墓或為慕誤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越國語

矢人去箕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持也禮憂者側席而旌

常滿車之所徵賁彼相望於巖中矣漢書曰武帝以帛也

年者乃以安車蒲松和徵乘周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

免書曰薛方字子一谷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

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

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

莽殺其子字萌將家蜀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記

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

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

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

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

巢父洗耳中徵為議即有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浞池後復

徵不得已乃著矩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

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

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

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

記曰君子有禮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論語

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

舉逸人歸心焉蕭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漢書曰
 蕭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
 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
 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
 大匠任兕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自後帝德稍衰邪薛子當朝處子耿介與卿相等列束廣微
補亡詩
 曰堂堂處子楚辭曰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論
 獨耿介而不隨俗
 子曰不得中行而苦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與之必也狂狷乎
 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奔逸絕塵而瞳眈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
 語子曰作者七人句咸曰七人謂長沮
 桀溺丈人石門荷蓍以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
 干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而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

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兒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

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

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

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

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求六義所因四始攸

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雖虞夏以前遺

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文不覩

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虎行曰稟氣有豐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

約受形有短長

衰風流彌著

幽厲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屈平宋玉導

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于養源源

日播芳塵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

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

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原上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自茲

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

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異軌同奔遞

相師祖禮記曰冲尼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

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

唱高蹤又無嗣響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

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

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列祖也甫乃以情緯文

以文被質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

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以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

說二班謂叔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

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風流所始莫不同祖風

騷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言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

法也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詭說文曰降及元康潘陸

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續無日陽秋曰逮乎西律異班賈

體變曹王綽育星稠繁文綺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縹

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綴平臺之逸

響采南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復道自

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史

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在晉中興玄風獨扇

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

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

義熙歷載將百建武晉愍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峇賓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言由妙句莫不寄言上

雲布孝經鈎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德託意玄珠老子道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而南適麗之辭無聞

焉耳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公羊仲文始革孫許之風

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

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

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

太元晉武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

體裁明密與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

守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尚書曰垂若夫敦衽論心

商榷前藻楚辭曰馳敷衽以陳辭陸工拙之數如有可言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文賦曰暨音聲之迭由李玄黃律

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

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

誅之者咸以為高歷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

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建贈

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子荆零雨之

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荆陟阻勿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

歸心有並有舉會情非傍詩史正一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

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

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潘陸顏謝去

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往

來哲西征賦曰如廿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約言當吐可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

沈休文此故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屠釣卑事也

板築賦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太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戰國策范曄謂秦

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

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家

楚列鼎而食明敷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敷幽仄逮于二漢

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子

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

三廣少孤貪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句月
叔度南陽人三世貧賤父為牛盤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
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沖詠
張藉舊業七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
故曰侍中晉今日侍中除書表奏六皆掌署東方朔為黃門
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即後奏秦階之
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如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
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即黃門
不過執戟非黃郡縣掾吏並出宜豕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持吏卑位員戈賤役豪家世族亦為之言無非若晚代
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也何十有餘年

分為二塗者也

二塗謂士庶也上言仕子不漢末喪亂魏武居賤職庶族不止沙清階

漢末喪亂魏武

始基

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

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

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列子曰華之門徒其日世族也

因此相沿遂為

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

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

州都郡正以才

品人

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而舉平人才之高下各為黜目州置州都而摠其義

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殊故因世資

以成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壞之

貴也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

賤族者也

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

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几厥衣冠莫非二

品言衣冠之族皆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以下外周漢之

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

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學然有辨太玄經曰

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九重奧鳥絕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陪

奉朝夕義隔卿士塔闈之任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蓬豆

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爾雅曰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

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空置百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旨禮

月令曰仲冬省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賞罰之

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

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六子曰人主謂其身卑位

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心杜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

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若側猶社鼠不

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

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

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曰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

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

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

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外無逼

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外無逼

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

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胡朔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夫

鉞瘡痍構於牀第側之曲趙孟賦曰所惡成創痍左氏傳

曰第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

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音亮北毳

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

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

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

富擬王者利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

之法未嘗不權倖之徒惛憚丁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求竊

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

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民忘宋德雖非一塗

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

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

亂關七午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秦人不綱網漏

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

綱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

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

白帝子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粵蹈秦郊嬰來稽首

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湯武華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

酷政但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分野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

天下之象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

曰西土謂西土宅心戰士憤怨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

長安也乘豐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

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忿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

分王秦地割據河山保此懷三民山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

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帶二河阻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

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柳瓜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

莊者非寡人之臣杜稷之臣瓜牙信布腹心良平布張良

陳平也毛詩曰予王腹之瓜牙恭行天罰赫赫明明恭行文

又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瓜牙恭行天罰赫赫明明恭行文

毛詩曰赫赫明明明王命卿士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項

日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毛闕閭恣趙朝政在王門之內

詩曰願願昂昂如珪如璋如璋如璋如璋如璋如璋如璋如璋

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

項岱曰皇皇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日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毛闕閭恣趙朝政在王

門之內

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張晏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日堊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

項岱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明切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

刑而王及坐法黥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然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

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

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雲起龍驤化為

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布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絳自

同閉且鎮我北疆應劭曰開音扞南楚汝沛名里德薄位

尊非柞惟殃左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吳克忠信

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

微盜賊奔突九縣颺迴三精霧塞神契曰日月星也孝經接

兩明宋均曰德布精為上為地精為星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

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

甄表沈機先物深略緯文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周尋邑

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堊雲漢書曰劉聖公為

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

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

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

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

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

堊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

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度劉庸代紛紜梁趙范曄後漢

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彭寵自王王蜀代即燕也王三

劉求檀命唯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蜀代即燕也王三

即為天子都邯鄲又曰公孫述稱王王蜀代即燕也王三

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

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神旌乃顧

朱勳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秦金城千里泥

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滕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

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靈坐慶既啓人謀咸贊

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明明廟謀赴

人謀謂眾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人患之謀明明廟謀赴

赴雄斷兼聰獨斷聖王之法也於烏赫有命系我皇漢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

文選卷第五十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賈誼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韋昭曰崤謂二般函函

中左般函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春秋

握誠圖曰諸侯冰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

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闢諸侯戰國策蘇秦說惠王

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衡音橫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

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肩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

巴蜀南取漢中士不據成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饒之地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

曰關東為從張日女曰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大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

楚人也名歇姓也與氏又曰魏公子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

信寬厚而愛人無忌者魏安釐一二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

尸三萬以為二不審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趙尸以內攻

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
也人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

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實
策曰齊今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

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句切
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

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
前時王使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

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且與秦
攻王王不如今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

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
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

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
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

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也史記曰吳起衛人

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赤孫武之後也
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他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芳
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

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
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

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
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叩關而攻秦為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秦人開關而
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

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
箭鏃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

也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
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

輪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為櫓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

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栢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

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朴浦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朴威振四海南

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

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

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

者詣守尉雜燒之又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

民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是杆頭鐵也史記曰始皇

千石置宮庭中鋦音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

美大之也晉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

何謂何官也廣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

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始皇既沒餘威震

于殊俗然而陳涉甞庸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

繩樞以繩為樞也。如淳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

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倚傾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昔

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倚傾，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

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王

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千餘，氏故曰：倚傾也。躡足行伍之間，俛

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率罷散之卒

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舉也。巨列切。

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莊子曰：其所有

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耨棘矜，鉅不銛

息於鈞戟長鎗也。孟康曰：耨，鋤柄也。張晏曰：矜，音槿，爾

鹽於鈞戟長鎗也。鈞，戟也。言鈞柄及戟槿也。耨，音

九國之師也。通諺曰：死切。罪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

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

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然秦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

猶舉也。然林然後以六合為家，穀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鄒曰：君仁義

文選卷五十一 四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說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
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
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
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將之兒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
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
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
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
善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

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出不取也蓋懷能而不

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

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談何
可乎哉言不可也

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易乎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

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扶危切或有悅於目

順於耳快於心而變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

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
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也中人以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

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紂殺閔龍逢紂殺

謂之必此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

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

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未方諂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

書注曰誹非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

下笑鄭玄禮記注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

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

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

武王伐紂四子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

身死牧之野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

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

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諛說人罔極交亂四國

比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故卑身賦體說色微辭愉愉

喻煦煦況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

煦煦和悅之兒也孝經鉤命決曰雖祈慎懼嘔喻喻守

煦與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上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

姓之害拂與則得於邪主之心厝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

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

書於夫子者不致忘雖退而窮居海濱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

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慢敬兒也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之事先生危坐何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

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

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餘陳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議

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

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

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

虎非狼非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心合意同謀無不

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也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

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

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

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工丁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也御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也

今發之日土曰嗟乎余困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

寢者涕交頤說文曰綿聯微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

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世具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

庖廚去侈靡卑官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

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

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囹圄空虛文子曰洪寬刑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

朱草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

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而君人

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二首 并序

王子淵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吉表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

曰益州刺史王襄欲立風化於衆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述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名曰四子

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

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是率長十幸遭聖主平

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是伯牙去鍾期而

舜禹道帝堯也廣雅曰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

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

云切蝨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

攀鴻翻則翔四海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

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

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夫子曰無

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為其然也

言審戚商歌以干齊桓公呂氏春秋曰審戚飯牛車下望桓

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

至于中牟睹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

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

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

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

駢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

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

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

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

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

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

曰毛嫱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帽則見之嫫母嫫母

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

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

未詳所見倭切於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

為切傀古回切

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

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織繳乘風而振之連雙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擊擊也

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

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門輓雞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

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謂慢易繁文問歌者為進則

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開

所謂浮游先生陳立子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

子降席而稱曰但禮記曰禮者義以之文文學夫

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向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

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立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

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

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

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擊次曰

其兄之

子妻之

許訥曰少而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越倉
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山日諾於是遂求北犬最
馮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君亦何
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
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
謂何對曰詩云鵲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
訥召中山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
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
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
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身敬也
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砮夫凡人視之

快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

也快他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

視之忽焉精練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巧冶鑄

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是以刺史推而

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履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

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

窮也郭璞曰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

將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商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夫忠賢

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

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

愚竊或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

如也孝經子昔周公詠求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言

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

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揆如清風夫世衰道微偽

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

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

曉聖德莫不霑濡江眉耆耆之老眉雜也謂眉咸愛惜

朝夕頽濟頽史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

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

詩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是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

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

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

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陳

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

荆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跣膝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左氏傳

曰漢汗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鱣鱣並逃

若曰漢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

九罟域不以爲虛

爾雅曰且由切郭璞曰今泥鱮也鱮似立

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罟之魚

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

不以衰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夷齊恥周

而遠餓文武不以卑

夷齊已夫青蠅不能穢垂棘

毛詩曰

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

至德歌詠以董其文

爾雅曰受命如絲明之如緡

禮記曰

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詩

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

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於於

談道又不讓乎當仁

論語子曰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

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

呂氏春秋曰開

動抱乎鼓鏗耕鋤羊而介士奮竦

左氏傳曰郤克援抱而

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

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言議前敵之於是文經復

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

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相公九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

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蟋蟀俟秋吟蜉蝣游

出以陰易通卦驗曰蟋蟀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天

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人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

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

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廟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

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

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必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

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有其王德而無王佐也

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齊桓有管鮑隰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齊桓公之霸也一匡天下

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

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

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報施救惠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

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於其告內史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媼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

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

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

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

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繆業也

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

戰于邲師敗績邲步必切句踐有種蠡溧庸剋滅彊

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

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

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

稽歸附循其士民伐吳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

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萬里政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師于夏友曰子方

敬段干木比名之所過相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

翼也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

璜也成魏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之

禮也其廬而執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者魏文侯之

加兵乎天下皆聞無乃不可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

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

怨齊於是誅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

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夫以諸侯之

之追至于臨菑齊滑王走保於莒滑與聞同夫以諸侯之

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

春秋注曰羽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

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今

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

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

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

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息匍匐

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

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土弘風俗而騁太平

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

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

平則治道微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官觀宣紀曰池籛未御踈繇役振之

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宣紀曰池籛未御踈繇役振之

困宣紀曰踈人還歸勿筭繇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曰

領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閱耄老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宣紀曰朕惟

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

自今者勿繇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

又曰自今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恩及飛鳥

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曰湯之德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昔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

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

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峻與峭同處位而任政皆短於仁義長於

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殘其所臨莅

莫不肌慄骨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

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

則民無所措手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

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

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已夫養禽獸者必除

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

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

耀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登于天或登于地鳳皇來儀翼翼

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

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

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曰雀仍集

九真獻甘露滋液嘉禾擲比宣紀曰甘露降于郡國又大

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

壤成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

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堯典曰武王得白魚入舟取以燎八

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周公受

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

鬼方遠方也詳鄭玄詩箋曰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

今云宣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今

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

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

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

之最彊者也毛詩曰因天性憍蹇習俗桀暴左氏傳曰彼

曰偃蹇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業在攻伐事

在獵射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

奴兒能騎羊引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

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鞞馬播種則扞絃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

注曰拊弓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倒殪伊史記

把也音夫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

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

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揆揆戎車既飭四牡駮今聖

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宣

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節氏曰禪音纏乾坤之所

開陰陽之所接編浦結計沮頽焦齒梟矚開剪髮黥首文

身裸萬袒徒之國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纒髮削

刻其面蓋沮頽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靡不

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

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飛鳥翕翼泉魚奮

躍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

泉於是以刺史感德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

識鳥感切敬遵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

于盛德酒既飽以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程